

前 言

本书是专供关心今天广泛讨论的哲学问题——人的问题的读者用的。当今，生活本身提出了从哲学上认识当代条件下人的本质的任务，提出了必须研究和确定人在世界上的实际地位、人的愿望及其生活的宗旨问题。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的问题内容本身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创建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需要有千百万人的积极、主动工作、大量财富和人们多方面的创造。在这里，人使自己确立了自由和自觉的历史创造者的地位。

人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迫切性，其中包括培养全面发展和有积极创造精神的人的问题，在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受到了重视。大会宣布造就新人乃是共产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①。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除了采取实际措施外，还要求在人的一切活动方面对人进行科学的、理论上的研究，规定出人进行自由的和对社会负责的创造原则。

近年来，苏联一些学者对人进行了许多综合性的研究，从

参看《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资料》莫斯科 1971 年俄文版第 82 页。

哲学上认识现代科学知识对于人的意义。这种研究的成果中的一部分反映在 1966 年和 1970 年两次全苏学术讨论会的资料中。第一次讨论会上，讨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中有关人的问题的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观点；第二次讨论会上，探讨了人的存在的心理学和医学生物学方面的问题。这两次讨论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我们解决的具体科学问题和一般的哲学问题。

全面研究人的存在的任务，要求必须解决从哲学上认识和理解人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

本书并不想全面系统地阐明这个复杂而又涉及多方面的哲学问题。本书只想考察一下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理解的某些重要观点。在阐明这些观点时要同分析批判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以及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人类学的关于人的概念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

作者向阿·谢·鲍戈莫洛夫、尤·阿·扎莫什金、亚·格·梅斯利夫琴科、斯·费·奥杜耶夫、米·瓦·亚科夫列夫致以衷心的谢意，他们的批评和意见有助于本书的编写工作。

第一章 人的问题

一、当代世界的人

人的本质和存在的问题属于一种“永恒”的哲学问题。从远古时代起，这个问题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人一开始就思考这样的问题：人是什么，人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不仅是永恒的，同时也是常新的，因为生活条件、生活内容和人本身都是经常变化着的。每一次这个问题都是生活在另一些历史条件下要解决自己时代具体任务的另一种人的问题，是以另一种方式思维着、感觉着和认识着世界的另一种人的问题。只要生活在前进，思想在运转，人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提到人们面前，迫切地要求予以回答。

同时，正如历史所表明的，这个问题也并非总是同样地引起人们的注意，并非总是成为使人感到迫切需要关心和进行哲学思考、探索的课题。在人类生活处于转折和紧急关头，要求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全部精神力量和肉体力量时，这个问题才会特别尖锐地提出来。

今天人类正处于这种转折和对今后的发展非常重要的时代，这个时代越来越证明它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是科学技术革命空前发展的时代。

关于人的一般哲学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传统的问题：它们涉及到人的存在的重要因素和关系。这就是人同自然和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人在历史发展和文化创造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人的内心激情和精神道德生活问题，以及人对待自己和对待他人的关系问题。今天在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革的情况下，实质上科学技术进步达到崭新的水平的条件下，这些问题对于人类命运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并以独特的历史形式表现出来。今天社会的变革同时引起了旧的陈腐的生活方式的急剧改变、对价值和理想的重新估价、对常见的信仰和观念的抛弃以及对新的生活宗旨的寻求。

当代人类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经济、政治和思想斗争的环境中，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力量为最终改造社会而加强斗争以及“第三世界”人民为争取、维护自己民族和国家独立的条件下，来解决自己存在的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的。

在我们星球的一部分，即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们为新社会的优越性和正义性的深刻信念所鼓舞，从事着新社会的创建和完善的工作。早先作为理论和理想存在的东西，如今被体现和被证明是具体的、可以感觉到的真正现实的现象。建立体现真正优越的社会占有制度、真正民主、人民掌权的社会经济形态会遇到种种困难，并需要解决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已成了当代的决定性因素，它正在同资本主义展开非常激烈的竞赛。在地球的另一部分，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对资产阶级社会价值的失望日益增长和加深，人们正在痛苦地寻求新的出路。一些人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为

它的实现而斗争。另一些人对资本主义的能力持批判态度，但对社会主义仍抱有传统的偏见，认为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现存的惨淡景况。第三种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具有无限的经济和社会潜力。当代许多人都面对着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人所要遵循的原则和人借以准备解决自己面临的生活和自己时代的问题的手段就取决于这种选择。

影响人类存在的各个领域的科学技术革命在当代社会中引起深刻的变化。人同自然的关系、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人进行创造的可能性和需求，都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人类生存的新的条件，这个新条件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决定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并在人们内心里形成了相应的精神世界。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职能，使得科学在管理经济和其他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科学成了强大的生产力，直接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成为社会意识的重要因素。

科学技术的进步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破坏力。它为人的发展和人的积极创造精神的发挥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带来了人可能控制不了的、破坏人的生存基础的现象。

二十世纪的人是许多科学发明和强大技术手段的占有者。他们使原子裂变，制造出宇宙飞行装置和各种电子技术，对深海和地下资源进行了探索，学会了战胜许多种疾病，但同时，由于核物理学的发现，使得原子弹的制造有了可能，由于化学、生物学的发现，使得化学和细菌武器的制造有了可能。放

射性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工业废料对自然环境的毒化，这就是科学技术进步，或者更确切点说，就是对科学技术成就的不负责任的和反人道的利用所带来的部分消极后果。

虽然科学技术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但决不是某种抽象孤立的领域。它们是在具体的社会关系的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它们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发生作用的性质和程度，取决于社会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取决于驾驭它们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科技革命对人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且它常常导致完全对立的社会后果。

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引起的当代生产工艺的改革，在任何一种社会条件下都会伴随有巨大的困难。但是，如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困难是发展本身的正常现象，而且能够顺利地得到克服，那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在利用科学技术成就和整个生产为人造福方面则产生了根本性的障碍。在这里，由于私有制关系占统治地位，科学技术、社会财富、生产力都表现为一种异己的、敌视人的、对个人的生存起破坏作用的因素。人本身的创造成果同人疏远起来，摆脱人的影响而居于人之上。人一旦被纳入官僚主义国家垄断组织的体系，被这个体系借助大量通讯工具经常加以塑造，人就要受制于物和力，丧失自己的理性和人的宗旨。人性的异化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无所不包的性质。这个社会以它的危机、犯罪率和失业现象的不断增长，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它的非理性的本质。

人失去对自己生存的客观基础的信任，失去对这样一些哲学的、道德的原则和规范的信任，这些原则和规范曾使人

对那些一贯保证历史进步的物质的和理想的因素充满信心。所有这一切，一方面，使人失去了曾一度赋予人的生活以意义和目的的旧的准则和价值，陷入堕落和悲惨的处境；另一方面，则激起个人的反抗，渴望保卫自己的自由和个性发展。

科技革命不仅使资本主义社会旧有的矛盾加剧，而且还带来新的矛盾。资本主义建立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越来越暴露出它对个人的创造性发展的敌视。各种社会关系都表现为同人相对立的并压抑人的隐秘的自发力量。这些人的生存的各种形式的异化、非人道化和规范化的过程，以及由它们引起的人的处世态度和思想倾向，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都有所反映。

由于科学技术革命，人的问题本身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则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并具有另一种目的性。当然，在这里，也产生一系列新的、复杂的问题。科学和生产、科学和整个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大都市化问题、人口学问题等等，都尖锐地提了出来。但是，在社会摆脱了私有制发展的自发势力和根据计划原则发挥职能作用的社会条件下，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开辟了崭新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于制定出这样来利用科学技术进步成就、现代社会全部财富和手段的科学规范和理论原则，就是使现代社会提供的所有这些力量为人服务，从而促进人的幸福和创造性发展。

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是十分明显的，其成就是以往的任何发现和科学革命都不能比拟的。因此，它们对人和全人类命运的影响也越来越复杂和引人注目。过去的启蒙学者所特有的科学和教育万能的信念，在当代现实的

条件下就显示出了它的幼稚性。

今天，社会发展的物质因素以及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是如此庞大和复杂，以致如果没有有科学根据的核算和监督，没有有计划有目的的应用，它们就不可能发挥作用。在这方面社会科学的作用是重要的，它们提供关于社会规律性、关于科学地调节社会过程和人们自身活动的方法和原则的必要知识。在这里，社会学、心理学和具体人类学的研究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们揭示了人的因素对当代社会的正常职能活动和进步的愈来愈重要的意义。

科学技术革命及其在主要社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后果表明，科学和社会的继续进步，只有在当代人的智力和道德领先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人不仅应该充分地认识到自己是社会历史过程的主体，是主要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创造者，而且应该在实践上使自己确信这种作用，掌握使人能够调节社会过程并按照我们时代的进步的理想和价值推动社会前进的主要关键和力量。所有这一切又一次证明，研究人的问题十分迫切，这不仅是指一些具体的领域——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等等，而且首先是指一般哲学方面。况且，正确地规定理解人的本质和他在当代世界上的地位的一般理论和方法论原则，乃是对人的生命活动各方面进行具体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确立持久和平、建立和完善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管理和社会政治形式、利用科学技术成果造福于人类以达到社会和道德的进步，这就是我们时代的主要任务。只有顺利地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保障人类的生存和继续前进。现代人类

的主要价值：和平、社会主义和人，就是根据这些任务而来的。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和客观趋势直接决定的。此外，特别是由于科学技术的革命和其他一些全人类的问题，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改造世界对于全世界进步的意义，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只有自觉的、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只有把人的人道主义原则作为历史创造的主要宗旨的社会主义，才能把人同自然、同物质生产和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关系建立在理性原则的基础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创造最合理、最人道地利用社会财富、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成果的条件。

最初的人的共同体，无论在地域上彼此相距多么遥远，也无论它们在种族特征和生活的地理条件上多么不同，它们仍然具有原则上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是从最原始的前提中产生出来的。不过，在早期历史阶段，人的问题是作为局部的、而且一般说来是彼此隔绝的文明的社会经验的具体表现而提出来的。那时还没有作为统一的、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的人类，因而只能有条件地谈谈人类的一般生活命运。

今天，全世界人民都被吸引到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统一的尽管是很复杂的体系之中。各国人民相互之间的全面联系和全面依赖代替了民族之间的隔绝。不仅各个民族的物质活动的成果，而且它们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也都成为共同财富。

现代大生产的需要迫使社会生活愈来愈国际化。在这方面科学技术成就的作用是巨大的，尽管这些成就象我们前面所指出的，今天被利用于极不相同的目的：人道主义的或反

人道的，也就是它们既为人的社会和精神的解放服务，同时也为奴役人、压迫人服务。

陆地上、海上和空中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大量沟通思想的工具——印刷品、无线电、电影和电视的广泛普及，几乎使地球上每个最远的大陆都异常地互相接近了，这种工具是每个人都买得起或看得到的。各族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往，世界上发生的新闻消息的不断迅速传播，使绝大多数人都能成为人类生活的大小事件的直接和间接的参加者。甚至连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些结果，如原子武器的制造以及使地球上任何地区都会受到损害的发射原子武器的火箭工具的制造，也会激起人们的责任感，再一次感到每个人的命运同全人类的命运有着直接的关系。

由具体的社会制度、文化和社会阶级、政党、社团的活动的经验所产生的任务和目的，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以不同的方式同人们这种不仅在文化交往中、而且也在其他联系的形式中愈来愈接近的趋势协调起来。

资产阶级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曾是世界联合的倡导者。它以强制殖民地化、战争和残酷的镇压，迫使不发达的国家和人民接受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至今仍以现代化的形式起作用的资本主义“传播文化”的方式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深刻的离心性质的过程。这只要指出以下的事实就够了：当代民族解放运动，导致了从前的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政治和经济独立的形成和确立导致了他们的民族的和文化的自决。这种对独立的渴望也影响到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它们企图从最大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的控制下摆脱出

来。在这些国家本身内部，随着巨大的国家垄断的虚假集体主义形式的出现和发展，也发生了社会的原子化和分裂，以各种不同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形式明显地表现出来。劳动的非人道化、社会政治生活的官僚化、历史上人们罕见的平均化以及人性的异化，都必然会引起对保护、肯定个人自由和个人生存自主权的要求，而这往往是以某些个人主义的丑恶现象表现出来的。

当然，人类不可能继续容忍自己时代已经腐朽的、表面的和强制性的资本主义集中化的形式。今后的统一只能而且应当通过各个民族和人们之间内心的、自愿的和平等的接近来实现。实现这种统一、实现一切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公正和平等合作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以及各民族和各国之间的新型关系的确立。各民族的真正统一只能是“作为自由结合的人”^①及其内部团结的结果。它的成功不仅不排除而且相反地必须以各民族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完美以及人们创造性活动的独特风格和独创性为前提。正是当代生活的这种客观发展状况，提出必须确立社会主义的合作和集体主义原则。在当代世界上，显示出极不相同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过程之间的紧密联系，表现出生活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之间的内在统一、全人类与具体个人之间的内在统一、国际和民族之间的内在统一以及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内在统一，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因而这些现实的复杂关系就要求作出自己的哲学解释。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96 页。

在许多世纪里，人类相信超自然和超人的力量——神意，相信历史上可以实现的合理的自然必然性，以此来填补自身力量和条件的不足。到了近代，由于科学技术的成就，使人类增强了信心，确信文明本身是始终不断向前发展的，是社会进步的可靠的客观保障。

近百年来历史发展有力地打破了这样一种信念，就是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这种外在的、独立于人的客观因素会“发善心”。近百年来就是这些与人相异己的、与人相脱离的价值，把破坏性的战争神圣化，为奴役人的制度和状况作辩护，这简直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发展的消极后果及这一发展过程愈来愈无法控制，从根本上动摇了对这些过程的客观进步性的信念。与此同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除了对科学技术的潜能存有戒心之外，崇拜知识因素的倾向也非常强烈。

技术统治论和唯科学主义观点的代表人物，原则上从确信科学技术进步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这一点出发，得出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的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万能的这种毫无根据的结论。科学技术本身被看作是解决人类生存的一切重大问题的充分而有效的工具。

现代资产阶级极力维护这些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所鼓吹的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客观科学”的手段，使人们转移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正是使文明的成就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的根本弊病的注意。资产阶级试图利用科学技术的巨大生产能力、现代化的劳动组织和管理社会的方式以及通过大众通信工具所实现的意识形态影响，来维护旧的社

会政治制度，并同旨在进行社会的根本改造的运动作斗争。

资产阶级出于阶级的、私有者的利欲，贪暴地、纯消费性地对待自然界，对待自然资源、科学技术能力、劳动和人本身。资本主义生产就是目的本身，而人只不过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工具。劳动者的利益在这里被恪守和维持在必须保障生产本身的不间断和获得最大利润的限度之内。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财富和生产力因其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的缘故，在劳动者的福利、自由和创造活动方面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反映。

所有这一切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科学技术文明和精神文化发展水平之间的矛盾以及知识和道德意识水平之间的矛盾，都异常地尖锐起来。因而，从社会和道德上保障科学技术继续进步的问题就具有更大的迫切性，而这个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范围内是不可能解决的。因而，对于社会政治和道德目标的要求，对于人们的全部实践活动所应当从属的理想和价值的要求，也就愈来愈高了。

因此，在抛弃了把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和力量作为彼岸的、超自然力量的形而上学观念之后，揭示社会历史客观性的真正本质以及历史的主观因素的实质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决不是客观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所有过程都被人所注意和控制，尽管这些发展过程既可以促进也可以阻碍人的生命活动。同时在当代的实际条件下，客观的规律和力量之使人感兴趣，首先在于它们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被认识并为一定的目的加以自觉地利用，从而顺利地解决时代所提出的迫切问题。

当然，在过去的历史上也不排除人的主动精神和人的创

造积极性。人类是在艰苦和紧张的斗争中争得自己继续生存的权利的，而不应当只依靠不依人为转移的客观因素的自发作用。以往的物质和精神遗产是丰富的，但它不是继续进步的充分保证。它永远也不能预先决定人类的命运。

历史发展的这个特点，今天以更大的力量显示出来。当今比任何时候都清楚，人类的未来取决于人们自己的决定和行动。我们的明天如何，这取决于人们的刚毅和坚定，取决于人们作出什么样的选择，怎样利用他们已有的手段和能力，取决于人们的独立自主精神和自觉的能动性。

在现代生活的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面前，人们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他们所不了解和不能控制的注定起作用的力量的盲目工具。在时间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的今天，特别是在解决和平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漠不关心地等待所有的复杂问题和矛盾自行解决。在我们这个需要负责和坚决行动的历史转折时期，人既要依据社会的必然性，也要诉诸于自己、诉诸于自己的手段和能力。人应当到自身之外和自己本身中去寻找那种能使人有把握地行动，并实现自己目的的根据和力量。社会的规律、理想和其他精神价值的本质，使人感到兴趣。人关心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关心生活和存在的意义，关心社会 and 具体个人之间的关系，关心人的创造积极性和道德责任心的根据是怎样的。因而就要求哲学应当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哲学不仅应当对人的本质及其同世界的关系作出一般的理论解释，而且也应当确定人在现代具体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的基本原则。

二、作为哲学问题的人

现代哲学对人的现实生活问题有强烈的反应，并用自己的范畴、概念、理论原则和矛盾方式将这些问题表达出来。人的问题在这里是以特殊的哲学形式出现的，是作为哲学科学的问题提出来的。

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存在，以及人在这两种制度中的不同地位，必然对社会发展的趋势、社会理想及其达到的手段产生不同的观点。这反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资产阶级哲学家对人的问题的看法上，反映在他们的观点中以及对人和社会生活现象、人的本质的理解和解释的方式上。哲学除了涉及这些尖锐的现实问题，当然还要表达现代人类的社会和精神生活方面的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并成为今天世界上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因素。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科学技术革命在现代生活中引起的变化、社会发展过程及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异常复杂化，显示出人积极主动干预自己客观生存过程的极端必要性。实现有目的地控制社会发展，并使之服从于人的社会解放和精神解放的目的，已成了我们时代的实际任务。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在现代哲学的意图中，即哲学力求确定社会历史过程中人的因素起作用的规律和原则，确定人的个性的积极创造的条件和基础。所以，不仅人与客观环境及其生存原则之间的关系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而且人的内心的、有意识的活动的机制本身、人的精神意志机能和道德本性也成为哲学研究的

对象。

但是，由于这个意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哲学人类学中的表现不同，因此相应地对问题的提法和解决也是根本不同的。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而痛苦的矛盾、针对人性的异化和“非人格化”的大量现象，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家提出各种不同的关于人的观念，按照他们的意见，应该把人从这些存在的异化形式中解放出来，指出达到“真正存在的”途径和手段。

主观主义派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们离开人的存在的任何客观形式去寻求和探索“真正人道主义”的起源和根据，因为在他们看来，后者对人来说不过是异己的外在力量的具体体现。这些哲学家们极力缩小“真正人的存在”的范围，把它归结为纯粹的主观性和个体性的不同形式。存在主义以及现代唯心主义人类学的一些其他流派的先驱者索·克尔凯郭尔在当时就把在他看来是表现人的真正本质的主观性，说成是个体的纯粹的内心精神生活的领域，是个人精神道德的核心。他的追随者们在探求这种主观性时，也诉诸于人的本质的一切个体自主的、精神道德的、自生的、非理性的下意识的原则。

在同主观主义者的人的观念进行论战时，现代客观唯心主义、“现实主义”和“本体论”学说的代表人物则以各种方式证明人是完全依赖于异于人的、离开人的客观领域和规范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另一种方式提出和解决个人创造的主观性问题和历史发展中人的主观因素问题。它是从马克思关于人的社会的和具体活动的本质、社会进程中主客观

因素的内在本质的相互联系以及人以实践的批判的革命态度对待现实的原理出发的。因而，无论从现存的社会联系的性质，还是从把人纳入社会历史过程的方式方面，它都具体历史地说明和规定了当代人的创造性活动的越来越增长的意义。

如上所述，在现代世界上，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社会生活的主观和客观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受到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把历史的客观性看作是某种彼岸的、在人之外的规律性的形而上学观点，已丧失了自己的现实的根据。今天，科学技术为人积极影响历史事件的进程开创了新的可能性，这种影响既可以具有肯定的性质，也可以具有否定的性质。近百年来的历史已经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基础是完全违背理性和惨无人道的，并且提供了不少主观专断和唯意志论的事例。主观主义哲学在企图反映这些过程时，肯定人的个性的绝对自由和独立性，并同形而上学的决定论和客观主义一样，在对历史的理解上反映出所有决定论和客观主义的特点。同时，新经院哲学和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不顾已出现的某些新情况，仍停留在旧的形而上学的客观主义的立场上。然而，这两种极端的态度都不解决问题，因为客观性和主观性在这里仅仅被理解为互相排斥的东西。

因而，在现代哲学中表现出一般的东西和个别的东西、“超人的”东西和“真正人的”东西的相互关系的传统问题的迫切性。而且，这个问题在哲学本身中，以极不相同的二者择一和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

按照对主观和客观问题的两种极端不同的解决办法，在资产阶级哲学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或者赋予主体以首